

喝 酒

二

贾平凹

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

陕西名家短篇小说精选

喝 酒 (三)

贾平凹

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图书在编目(CIP)数据

喝酒/贾平凹著.—西安: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8.4

ISBN7-5418-1350-8

I.喝... II.贾... III.当代-短篇小说-中国 IV.
K.342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8)第 14506 号

喝 酒(一、二)

作 者——贾平凹

责任编辑——王巨川

封面设计——孔晓军

出 版——陕西旅游出版社(西安长安路 32 号)

发 行——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——商南县顺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 本——850×1168 1/32

印 张——16.725,

字 数——298 千字

版 次——1998 年 4 月第 1 版

2004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1-5000

书 号——ISBN7-5418-1350-8/I·244

定 价——(全二册)57.60 元

他们在一条船上已经四年了，有客一块渡，有烟一起抽，闲着无事了，就坐在船上下棋。这是一场绝巧的棋艺，从未用过棋盘，就面对面坐着，闭着眼儿，用嘴走子儿。一盘棋，总要下半天，半天结局不了，下一个半天接着又下；这个时候，老二最快活，一边下着，一边用嘴吹着哨儿，去逗笼中的黄鹂儿。

这么下着棋儿，就常常扯起天下大事了。老二却总是避而不谈，往往岔开去，说起某某公社今年小麦多收了三成，一家能分几担粮食，某某大队，在河边修了三百亩水田，光从塬上拉来的粘土。就垫了六寸深……那年正月十五日的月夜，老大吃了一袋烟，仰头看看天，月亮突然发起红晕来，象一个烽火轮子，就说：

“正月十五月发红，朝里必定出奸雄，今年怕要有个动荡哩！”

老二假作没听见，干咳嗽着，把一口一口唾沫向河里吐。

“老二，你会相面吗？”老大又说，“林彪这人怎么长个八字眉，两腮又无肉……”

老二忙一把捂住他的嘴，拿眼睛看着周围，然后厉声说：

“你是疯了？你怎么说这话！”

“瞧把你吓的！咱这是说个迷信话嘛。”

“这话千万不敢说。天爷！你可不敢出个什么事儿哩！来，快下棋吧，我走了马。”

他们就又对杀起来。老二的马处处奔命防守，连个卒儿

也不轻易丢。

后来，林彪摔死在沙漠上了，他们又说起了这事，老二就摇着头说：

“咱白白祝他身体健康了！他怎么就要害毛主席？就要反社会主义？贼人，贼人！”

七六年，从上边刮下来了一股“全面专政”的风浪，渡口的柳树上就贴上了一张布告：禁止上集自由买卖。公社又将他们叫去教育了一番：要在渡口上把好社会主义这一关。从此，来往担着瓜果土产上集去的，一律不渡；河岸上就出现了一场又一场的吵闹。晚上了，两人又下起了棋，老大就说：

“唉，咱干的什么角色？停船断路，阴曹地府里阎王爷要下咱油锅哩！”

老二就说：

“这话可说不得呀！咱这不是在堵资本主义路哩吗？”

“上个集也是资本主义？哪有这么多资本主义？！”

老二看着老大，疑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却说：

“咱相信上边吧，难道上边没有咱懂得的多？”

八月中旬，果子下树了。人们日日夜夜担着果子要求摆渡，老二硬是不开船。白云岭的人和他论理，最后竟围起他来，骂他。唾他；他回来的时候，衣服也被人抓破了，但他很高兴，说：

“老大，我就是没给他们开船！他们骂我，唾我，但我对得起党，对得起社会主义，我心里没愧！”

后来，他家小儿子也担了一担葡萄要过河上集，说是队

上今年分得多,吃不了拿去卖卖,好添一顶栽绒帽哩。他当众打了儿子一个耳刮,就把葡萄倒在船上,撵着儿子回去了。那葡萄倒在船上,三天没过去就坏了起来。他忙让老大来吃。两人怎么吃得呢?眼瞧着百十斤葡萄沤了粪。他月亮地里流着眼泪对老大说:他是见不得糟踏东西的。旧社会,他家没有葡萄架,他曾经为摘吃一颗葡萄,被地主的看守人抓去,吊在大梁上打了个半死。

“现在,这么多葡萄却坏了,吃不到嘴里了,心痛啊!”

老大说:

“这只是百十斤,白云岭上不知要坏多少果子哩!”

老二抓着手口,说:

“但咱不能给资本主义开路啊!”

“这就叫资本主义?社会主义就是让果子都坏了?!”

他不言语了,喃喃起来,不再看老大的脸。

这天夜里,河岸上又涌集了一大群担、背果子的人,叫嚷着要过河。老大对老二说:

“咱们摆渡吧!”

“这怎么能行?”

“我受不下去了,我不管他是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,我不忍心果子变成粪!”

老大驾着木船,将那群人摆渡过河了。

摆渡完了,他俩又在月下对棋,老二就心神不安,连输了两局,口里不住地嘟囔:

“老大,咱这样做了,对头吗?我心里怎么老空落落的?”

第二天，公社果然有人来到渡口，老大昨夜身热张了风，在家烧姜汤出汗，问起是谁夜里撑的船，老二却说是他撑的。下午，他就被叫到公社去了。

这一去，竟两天没有回来。他们逼他承认是犯了路线错误，又逼他同意了让他拿自己作“杀鸡给猴看”：被人领着，到各村去，手里拿着小铜锣，逢人边敲边说：“我叫冯老二，一心想走资本主义，偷渡卖果人上集，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！”

老大知道了，气不过，跑到公社去说理，半路上正遇上老二。老二向他大声叮咛，照管好黄鹌儿，小声地说：

“一切我都揽了，你上有八十老母，你不能出个事，你只说与你无关，听我话！”

他说完，就扭头走开了。

那天夜里，月亮从河里上来，青幽幽地，老大坐在船上，一袋不离一袋地抽闷烟。老二回来了，一到船上，就倒在那里呜呜呜地哭。老大心里疼着，想安慰他，却寻不下什么词儿。他哭着说：

“我是贫农，我扛过十二年的长工，我怎么不爱社会主义，我怎么要走资本主义？人现在都骂我忘了本，我活成什么人呀啊，我没脸见人啊！”

他一直哭到后半夜。

鸡叫二遍了，他却坐起来，要老大和他对棋。他下得很好，一连赢了两局。第三局刚刚下到激烈处，他却站起来，说：

“好了，你回岸上庵房里睡去吧，我来守夜。”

他提了鸟笼，从怀里掏出谷子，一颗一颗揉了皮儿，拨弄醒黄鹌儿吃。

第二天早上，老大一上船，却怎么也找不见老二了。河水很静，很清，看得见他就睡在水里。再喊，也不应，打捞上来，他手腕上套着绳索，绳头系着一块大石头；人已经死了。

.....

老大想着想着，就趴在船帮上哭出声来了，他看着月亮，月亮在云里走着，河水淼淼，芦苇森森，漫漫不辨了南北，他突然发冷起来，叫道：

“老二呀，是谁屈死了你呀！如果是现在，你也不会这么不明不白就死去了啊！”

说完，就又死眼盯起鸟笼，一盯起鸟笼，他眼泪就又忍不住了：老二默默活了一生，人都说他不言不语，活得没个乐趣，可他怀里却有儿童的心灵。他爱鸟儿，爱得要命，只有他老大最理解他了！他死了以后，那两个黄鹌儿再也不吃不喝，只是张着嘴叫，一直叫了三天，便倒地死了。老大一生最烦小动物，又讨厌过老二养这小玩意儿，现在却可怜起这小生命了，他伤心地掉了眼泪，把它们在河岸上挖了坑埋了。又高高将鸟笼挂在船头，可是，没有再捉到过黄鹌儿，只逮着了这两只沙鸡儿。

东方星星渐渐稀了，开始显出鱼肚白的光以来，约摸又是一袋烟工夫，便有桔红色的颜色透出来，又淡淡地染在水面上。这当儿，河岸上来了一帮姑娘，嘻嘻哈哈地喊着要摆渡，老大将船摇过去了。她们上了船，问起老大：今日去集

上有多少人，担了多少果子？老大告诉了她们数字，她们乐了，先时讲今年果子如何的大丰收，再说市场上怎样的大繁荣，又夸起船工老大的功劳该有多么的大哟！

老大摇着橹，心里乐滋滋地，他想起这个时候，担果子的人已经到棣花镇街上了吧，他们一行儿排着把果子摆在南街市上，那果子红的，黄的，青的，紫的，香气吸引着每一个赶集的人，抢着买，夸讲：

“好果子！好果子！是白云岭的吗？”

“那还用问？！”卖果人自豪地说。

“今年果子这么多啊！”

“多吗？政策落实了，社会主义市场上要啥没有？”

他笑了。姑娘们也不知说句什么，也哗然大笑了。一时间，船在身下颤着，整个河面也都颤动起来了。偶尔，哪儿有一声清脆的啼叫。他突然嘘地一声，船上就悄然无笑了。他竹篙一点，船儿轻悠悠地靠在河中鸡心滩边，就蹑手蹑脚地从河滩上走去，茫茫水雾里，溶化了他的影子，听得见那沙滩上有衣服扑打鸟的声音。上得船来的时候，他手里抓着一对黄鹌儿来，晨曦中，毛是皱羽，嘴角显白，脚腿却是红的。他乐滋滋地嘴里咂着响儿，一边就打开了鸟笼，放飞了沙鸡，将黄鹌儿装了进去。那黄鹌儿抖抖翅膀，呆呆地看着河，小红嘴儿一张，叫了一声。声音是那样细腻，是那样委婉，掠过老大的心头，立即有麻酥酥地一颤。他回过头来看那船头，却见河中点出一道红来，船走，水动，那红迅速印染开来，立时铺满了河面。老大眯了眯眼睛，长着毛胡子的嘴皱着，似乎要喊出个什么来，但终未喊出，只拿眼看那河

的上游。

静静的清影河上，那天水相接的地方，正衔着半轮红日，涌出水面，愈出愈圆，立即就要跳弹起来了。

1978年12月6日下午于张敏家中

牧 羊 人

春天里，我大学毕业了业，到秦岭的一所中学去任教；鸡叫头遍的时候就进了山。逆着一条河流，愈往里去，水声愈大，月亮愈小。一座山前，河流分成三条，白雾里，拣着中间那条弯弯曲曲的走了半天了，天明的时候，却发现又回到那座山前来了。我去敲路边的一座草屋，主人还未起，隔着门里应着，才知道去中学的路应顺左边河流走，距这儿还有一半路哩。我立时便靠在门上，身也冷了，脚也酸了，小腿儿一软，就坐下去了。主人开门出来，是个老头，说：

“姑娘，是第一次进山吧？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鼻子就有些发酸：我怎么就分配到这荒山野岭的，这地方莫非还能出龙飞凤！便把书兜狠狠往地上一丢，没想那捆书绳儿竟断了，哗啦啦散开了一地。

老汉惊呼着去捡书，一本，一本，用嘴吹了上边的尘土，捆好绳儿，说：

“原来是位老师！这么多的书，肚里墨水肯定不浅哩！”

“我是大学毕业生！”我愤愤地说。

老汉站了起来，细细将我看了，突然嘻嘻地笑了起来：

“喜事，喜事哟！才要走一个大学生，就又来了个大学生，莫非山里人念了佛了？！”

我忙问：

“是嫌这里屈才走的吗？”

“哪里！是我们山里考上了个大学生，明日就要上省城去呀！”

“山里？山里还考上个大学生？”

“可不就考上了！听说是三百二十分录取，一个是三百五，一个是三百一十五，可惜她们两个没考上个双双对对。”

“她们？她们是谁？”

“同行嘛，第七组的牧羊姑娘！”

老汉又嘻嘻地笑了，眼睛透着炫耀的光，突然就转回屋去了。我背起书兜，开始向左边那条河流走去，老汉却追过河中的列石，扬着手里的一个香木瓜，对我说：

“麻烦你，把这个捎给她吧，她要走了，实在也挑不出什么去祝贺她了。”

我有些哭笑不得了：

“她是什么模样儿？我这是去中学呀！”

他就告诉说：随着这河流往里走吧，到了山脑儿，翻过

大山梁，那边河坝子里，就是中学；山梁这边的坡洼里，是她们家，一去就见着的，就说这香木瓜是三岔口的老汉送的，她自然就知道了。

我就随河走去了。雾色开始退去，太阳照在阳坡上，坡上的青草泛绿，这儿，那儿，游动着一群一群的羊，象飘山的云朵，飘着飘着，就驻在山岭上，蓝天立即衬出它们的剪影来，一声鞭响，那云朵便炸开了；阴沟的雪窝里有野鸡子在叫了……山原来还这样美啊！我小跑着转过一个山湾，一抬头，就看见一个小姑娘在河滩的乱石野草中跳跃着采花儿，采了一朵，就插在头上，头上戴着的是一个花环；花是迎春花儿，黄亮亮的，太阳底下一闪一闪的象金星。她看见了我，就站在那里，歪着头说：“阿姐是进山脑去吗？”

我回答了她，她立即就对着山崖后喊：

“哥口也，有人去送了！”

一句未了，山崖后闪出一个后生来，黑乎乎的，怀里抱着一只羊羔，正用瓶子喂奶，和我打过招呼后，取过花环说：

“把这个捎给她吧，她明日要去……”

“去上大学呀！”我猜着“她”是谁了，就打断他的话。

哥妹俩先是一楞，便都笑了。小姑娘又冲着哥哥笑了笑，说：

“这花环是我送的，哥哥，你送什么呢？”

后生就从怀里掏出一封信给我：

“你交给她吧。”

小姑娘便挤过来要看，乐得什么似地：

“我知道那里边有好东西！我知道！”

“你知道个闷葫芦！”

哥哥打了妹妹一下，冲我一笑，红着脸就跑走了；跑出老远了，回过头又叮咛了一句：

“你亲手交给她啊！”

我又上路了。怀里的花环和香木瓜，散发着醉人的香味。我想着这位考上大学的姑娘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这么多的牧羊人向她祝贺，这么艳的花儿让她来戴，这么香的木瓜让她来闻，她是多么幸福的人啊！我来到山嘴前的一道瀑布下，望着满沟满谷腾腾的水雾，看见了在那迷茫的水雾中，出现了一道七彩的长虹……。

太阳到头顶上的时候，河流变得细了，两山越发显窄，最后窄得只挤出碗口粗细的一股流水来。山到脑了吗？我探头探脑从那山的豁缝里挤进去，便见里边却是偌大的一湾河川，一条小路从水淀上的草上踏过，七折八折，闪到一片桃树林子前便消失了。那桃花正红，有鸟在里边唱着。穿过桃林，才发现了河的源头：淙淙的一道小溪，溪上一座原木搭成的桥。过桥绕山根向右拐，路旁行行榆树，榆钱纷纷落地，拐过弯了，迎面就是横着一座大山梁。山梁上尽是毛柳，柳梢呈着绿色，浮着烟似的雾霭，山洼里有一座木房，门前一个很大的木栅栏，有羊在里边卧着。我明白这是到什么地方了。推门进去，屋里却无一人。不大的房间里，中间支了一口大锅；两边是两张木床，床头挂着羊鞭，羊铲，镜子，头巾；枕头边是齐整整一叠书籍，翻翻，本本不离羊：

《羊病防治》，《羊的品种》，《羊与羊毛》。还有一沓，是数理化自学丛书……

我走出来，太阳很暖和，草坪子里吹过一股水气和青草的甜味，我倚在栅栏边，正要去摸羊头，屋后的梢林里“叭”地一声，立即就有一只鸟儿飞过来，在空中盘旋了一阵，翅膀一斜，垂直地跌下来。我过去捡起来，原来是一只中了弹的野鸡子。这当儿，梢林又响起了人声：

“喂——又打中了一只？”

“它撞到我的枪口上了！”

“打了几只了？”

“第五只了。”

“啥时候招待我们呢？”

“今晚上开欢送宴会，都来吧，野鸡汤够你喝的！”

我思谋这一定是那位未来的大学生了。果然，梢林里就跑出个姑娘来，手里提着一支鸟枪，看见了我，冷丁停住，问：

“你是哪儿来的？”

“山下。找一位考上大学的牧人……”

“噢，又是贺喜的了！”她笑了，从我手里拿过野鸡子。“算你有口福，今晚正要开宴哩，瞧，够肥的吧！”

我夸她枪法好，她冲我一笑。笑得很漂亮，简直是山野里开绽的一朵山茶花儿，我竟被她迷住了：这么个地方，她吃的什么，喝的什么，竟长得这么娟美！

“你怎么老看着我呀？”她说，就把我拉进屋里去。

我记起应该给她礼物了，就从怀里取出木瓜、信交给

她，又把那花环戴在她的头上。她喜欢得很，立即就跑到溪水边，扭捏着身子在里边瞧自己。我说了原由，她立即就从头上取下花环，细细看那信，并没有拆，对着太阳又看了看，说那里边有照片哩，就挺神秘地给我做个鬼脸儿：

“太谢你了，太谢你了！快回屋歇会吧。”

我说了我是从哪儿来的，到哪儿去的，时间很紧迫，急着要上路的，她先是挺惋惜的样子，接着却一拍手，说：

“哎呀，那晚上你一定来啊！中学里的老师我们都熟，已经通知他们晚上来哩！”

她便给我指点路，看着我上了山梁。上到山梁半腰了，我回头一看，她正在溪边舀水，那羊就跟过来，一起矜在溪边在喝，她大声地骂着它们，然后就抓住一只羊的角，在草坪上相抵，相持，相扑，相剪，不住地咯咯咯笑，快活得也象一只小白羊了。不知怎么，我竟来了兴趣，就席坐在坡上，欣赏起这一场格斗了，一时间，这山，这水，这羊，这人。使我强烈地爱起来了，我觉得我分配到这里工作，实在是一种幸福啊！

突然，哪儿有“喇叭，喇叭”的声音，我向身后的梢林里看去，那儿有一大群羊，静静地围着一个圈儿，响声就从那圈儿里发出的。走近去，才看见就在羊圈儿中间，一棵树下靠着一位姑娘，眼盯着天边，脚无意识地踢着地，一下，一下，脚下出现一个小坑儿。

“你怎么啦？病了？”我看着她的脸色说。

她眼皮一落，盯住了我。这是个十分清秀的人儿，和斗羊姑娘相比，各有各的美。‘她给我摇摇头。

“是羊丢了？”我又问。

她还是盯着我，摇摇头。

我再要问时，她却先说了：

“阿姐，你说人有了喜事怎么样呢？”

这姑娘，怎么问起这个问题了！我笑着说：

“噢，你是恋上爱了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她突然脸形红，但立即说：“没那事！没那事！”

我要再说些什么，怕她害羞，就正经儿说：

“有喜事嘛，自然是高兴，唱歌，大声地笑！”

“哪不见得。”她说，“譬如，两个都去考大学，一个录取了，一个落榜了，这是喜事吧？但这又不是喜事。”

“怎么不是喜事？”

“平日里两个人好极了，谁也离不得谁韵。要走么都走，要不走都不走才是……”

我立即确定这位是斗羊姑娘的同伴、那个落了榜的牧羊人了。

“这就不对了，学校总是要择优录选的嘛！”

她说：

“可只差五分没录上，看看别人，想想自己，你想这心里会有多难受啊？”

我同情起这可怜的姑娘了，安慰道：

“今年不行，明年再考嘛！何况，在农村，也不是没前途的。你不要有思想包袱，应该高高兴兴送你的同伴去上学。”